



慈禧前传

慈禧全传之一

高阳著

2 034 3950 0

慈禧全传之一

慈禧前传

高阳著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写在《慈禧前传》之前

清文宗与恭亲王

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，文宗崩于热河。遗命以皇长子载淳继位，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军机大臣，额附景寿及辅国公肃顺等总共八人，“赞襄一切政务”。这就是清朝家法中，“顾命大臣”辅弼幼主的制度。

不久，幼帝的生母慈禧太后（其时仿明朝万历的成例称她“圣母皇太后”），既不甘于大权的旁落，又深憾于肃顺的跋扈，于是与文宗异母弟恭亲王奕訢密谋，夺取政权，由“顾命”而变为“垂帘”，两宫临朝称制于上，恭王总揽全局于下，是为近代史上有名的“辛酉政变”。

“辛酉政变”争权的两方，缩小范围来说，一方为慈禧和恭王，一方是肃顺及其同党。但肃顺为文宗所重用，而文宗的重用肃顺，则在恭亲王于咸丰五年奉旨“罢直军机，回上书房读书”以后，为此文宗与恭亲王兄弟失和的表面化。换言之，没有恭亲王于咸丰五年的退出军机，就没有肃顺于咸丰六、七年始的逐渐被重用，即令肃顺在御前当差，有心揽权，则以恭亲王的地位，足以裁抑，然则文宗的末命，必以嗣君付托恭王，不特无“政变”之可言，且亦无“垂帘”之变局。王湘绮诗：“祖制重顾命，姜似不佐周”，“垂帘”原是恭王与慈禧合作的条件之一，倘恭王亦在“顾命”之列，一定也跟肃顺、载垣一样，对“垂帘”之议，持坚决反对的态度。

由此可见，“辛酉政变”实种因于文宗与恭王的兄弟失和，其间牵涉到帝位、亲情、礼法、隐衷。重重因素的纠结，构成了复杂微妙的过程。我以为在贡献《慈禧前传》于读者之前，有先一叙此过程的必要，因作本篇。

宣宗生前，三后九子，二、三两子幼殇；第一子死于道光十一年四月，两个月以后，皇四子奕訢生，是为文宗。

文宗的母亲钮祜禄氏，由全嫔累进为全贵妃，十三年四月，继后佟佳氏崩，全贵妃晋为皇贵妃，摄六宫事，十四年十月，正位中宫。二十年正月初九崩，年三十三。宣宗亲自定谥为“孝全”。

清宫词：“蕙质兰心并世无，垂髫曾记住姑苏，谱成六合同春字，绝胜璇玑织锦图。”原注：“孝全皇后为承恩公颐龄之女，幼时随宦至苏州，明慧绝时。曾仿世俗所谓七巧板者，斫木片若干方，排成‘六合同春’四字，以为宫中新年玩具。”因生长苏州之故，亦可想见其在“明慧”以外，还有江南女儿的温柔，这与旗下格格们的开朗爽健是大异其趣的，此所以独蒙帝眷。

孝全之崩，曾有异闻。清宫词：“如意多因少小怜，蚁杯鸩毒兆当筵，温成贵宠伤盘水，天语亲褒有孝全。”原注：“孝全皇后由皇贵妃摄六宫事，旋正中宫，数年暴崩，事多隐秘。其时孝和太后尚在，家法森严，宣宗亦不敢违命也，故特谥之曰：‘全’。宣宗既痛孝全之逝，遂不立他妃嫔之子而立文宗，以其为孝全所出，且于诸子中年龄较长。”照这首诗看，孝全暴崩，似是新年宫中家宴，为人下毒所致。但“温成贵宠伤盘水”一，兼用宋仁宗张妃怙宠及庆历八年近侍作乱纵火，曹后率宫人救火擒贼的故事，不知意何所指？词连孝和，尤不可解。史载：宋仁宗张妃颇与闻外事，曾为其伯父尧佐乞官，或者孝全亦有

类似的举动，而宣宗继母孝和太后秉性严毅，有所责备，孝全因而羞惧服毒。宣宗哀矜，谥以“全”字。这是我的猜想，究竟真相如何？诚所谓“宫闈事秘，莫得闻矣！”

孝全崩后，宣宗未再立后。其时妃嫔中，名位最高的是静皇贵妃，幼殇的皇二子、皇三子，都是她所出，再生一子，就是皇六子奕訢。孝全崩时，奕訢即由静皇贵妃抚养，王闾运《祺祥故事》：“恭忠王母，文宗慈母也。全太后以托康慈贵妃，贵妃舍其子而乳文宗，故与王如亲昆弟。”静皇贵妃在文宗即位后，被尊为“皇考康慈皇贵太妃”，所谓“乳文宗”的“乳”字，如作哺育解，不实，“舍其子”更不实，静皇贵妃多少是偏爱亲子的。但文宗与奕訢为皇子时如“亲昆弟”则可信，因不独同在一母照拂之下，且年龄相仿，同在书房，兼之皇五子奕琮出嗣为悼亲王后，不在宫中，皇七子奕譞还小，不足为侣，除此以外，宫中别无可以谈得来的弟兄，感情自然而然就亲密了。

二

奕訢的才具，无疑地胜过奕訢，宣宗亦最钟爱这个儿子。但大位终归于奕訢者，另有缘故。《清史稿·杜受田传》：“文宗自六岁入学，受田朝夕纳诲，必以正道，历十余年。至宣宗晚年，以文宗长且贤，欲传大业，犹未决；会校猎南苑，诸皇子皆从，恭亲王获禽最多，文宗未发一矢，问之，对曰：‘时方春，鸟兽孳育，不忍伤生以干天和。’宣宗大悦曰：‘此真帝者之言！’立储遂密定。”文宗的这段话，就是杜受田的传授。又清人笔记载：“道光之季，宣宗衰病，一日召二皇子入对，将藉以决定储位。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，卓（秉恬）教恭王，以上如有所垂询，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杜则谓咸丰帝曰：‘阿哥如条陈时政，智识万不敌六爷。惟有一策，皇上若自言老病，将不久于此位，阿哥惟伏地流涕，以表孺慕之诚而已。’如其言，帝大悦，

谓皇四子仁孝，储位遂定。”

如上所引，文宗得位，不无巧取之嫌，而恭王的内心不甚甘服，亦可想而知。兄弟各有心病，种下了猜嫌不和的根由。而以静皇贵妃的封号一事为导火线，积嫌到咸丰五年，出现了明显的裂痕。兹就王湘绮所著《祺祥故事》中，有关此事的记载，分段录引注释如次，以明究竟（引文上加△记号）。

△会太妃疾，王日省，帝亦省视。一日，太妃寝未觉，上问安至，官监将告，上摇手令勿惊。妃见床前影，以为恭王，即问曰：“汝何尚在此？我所有尽与汝矣！他性情不易知，勿生嫌疑也。”帝知其误，即呼“额娘”。太妃觉焉，回面一视，仍向内卧不言。自此始有猜，而王不知也。

圆明园三园之一的万春园，原名绮春园。道光年间，尊养孝和太后于此。文宗即位，亦奉康慈太妃居绮春，这是文宗以宣宗尊孝和者尊康慈，而视疾问安，又无异亲子，凡此都是报答抚育之恩。但看康慈误认文宗为恭王所说的一段话，偏心自见，而猜嫌固先起自康慈。

△又一日，上问安入，遇恭王自内而出，上问病如何？王跪泣言：“已笃！”意待封号以瞑。上但曰：“哦，哦！”王至军机，遂传旨令具册礼。

此记康慈不得太后封号，死不瞑目。“哦，哦！”是暂不置可否之词，恭王则以为文宗已经许诺。这可能是一种误会，但恭王行事，有时亦确不免冲动冒失，因而被认为“狂妄自大”，以后与慈禧的不和，即由于此种性格使然。

恭王初入军机在咸丰三年十月，虽为新进，但以爵位最尊，成为掌印钥的“领班军机大臣”，所谓“军机领袖”、“首辅”、“首揆”都是指领班的军机大臣。召见军机，自乾隆十三、四年间开始，全班同见，但首辅或一日数召，面听指示称为“承旨”，既承旨而缮拟上谕进呈，称为“述旨”，至于“传旨”，通常指口

头传达旨意而言。

△所司以礼请，上不肯却奏，依而上尊号，遂愍王，令出军机，入上书房，而减杀太后丧仪，皆称遗诏减损之。自此远王同诸王矣！

“所司”指礼部。尊封皇太后，应由礼部具奏，陈明一切仪典。恭王传旨，虽非文宗本意，但皇帝如摈拒礼部请尊封皇太后的奏章，则将闹成大笑话，所以不得不依奏。而恭王的“传旨”，起于误会，终同挟制，文宗自然要懊恼。

《清史稿·文宗本纪》咸丰五年秋七月壬戌朔：“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”。到七月庚午（初九），皇太后崩，十一夭以后，恭王以“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”的“原因”，奉旨退出军机，回上书房读书。所谓“自此远王同诸王”的“诸王”，指悼郡王奕諝、醇郡王奕譞、钟郡王奕诒、孚郡王奕譔等四人，这就是说，文宗从此看待奕訢与其他异母弟并无区别，不复如“亲昆弟”。而康慈的抚育之恩，也算在尊封太后一事中报答过了。

据《清史稿·礼志》康慈太后崩，“帝持服百日如制”。所谓“减杀太后丧仪”，最主要的是谥法有异，《清史稿·后妃传》康慈崩后，“上谥曰‘孝静康慈弼天辅圣皇后’，不系宣宗谥，不祔庙”。按：封后而不系帝谥，起于明宪宗生母孝肃太后，《明史·后妃传》“孝肃周太后，英宗妃、宪宗生母也。……嘉靖十五年与纪邵二太后并移祀陵殿，题主曰皇后，不系帝祀，以别嫡庶，其后穆宗母孝恪、神宗母孝定、光宗母孝靖、熹宗母孝和、庄烈帝母孝纯，咸遵用其制。”但在清朝，上谥太后，并无此前例。文宗不以家法而沿用前朝故事，一方面表示，孝静太后抚育有恩，侍奉如生母，一方面亦表示嫡庶究竟有别。致憾之深，可以想见。

以后到了咸丰七年，奕訢复起，受命为都统，其时肃顺已开始得宠，为固位计，不免对奕訢有所中伤。英法联军，进逼

京师，文宗以“秋狝木兰”为名，仓皇避往热河，命奕訢留京“办理抚局”，则由于肃顺的制造空气及守旧派的推波助澜，相率以为奕訢将借洋人的势力，重演“土木之变”的故事，甚至连悖亲王奕諝亦相信奕訢要谋反。于是文宗与恭亲王手足之间，猜忌愈深。

总之，如无牢不可解的心病，则以兄弟之亲，谗言不入，文宗末命的顾命八大臣，当以奕訢为首。“祖制重顾命”，以恭王的才具，执行尊严的家法，慈禧决不可能取得任何政治上的权力。照这样看，清文宗与恭亲王的手足参商，不过便宜了慈禧一个人而已。历史的因果关系，有时奇妙难测，此为一例。

皇帝终于把所有的奏折看完了。

丢下惠亲王领衔所奏，“恭办圣训告竣，请旨遵行”的那道折子，他顺势伏在紫檀书案上喘气。左右的小太监都无动作，只紧张地注视着，怕“万岁爷”会昏厥。皇帝虚弱得太厉害，这时还不能去碰他，须等他喘息稍定，才宜于上前服侍。

三十岁的皇帝，头上涔涔冷汗，胸前隐隐发痛，最难受的是，双颊潮热，烧出一种不知何处可以着力的虚浮之感。但是，他的思绪仍然是清晰敏锐的，最后所看那道奏折的内容，还能清清楚楚地默记得起。什么“圣训”？想到他自己告诫臣子的那些话，“朕”如何如何？“尔等”如何如何？越觉双颊如火，烧得耳朵都发热了。

每一念及自己的责任，他总不免归于困惑，困惑于列祖列宗，何来如许精力，得以轻易应付日理万机的繁剧？而尤其使他不解的是，他的高祖世宗宪皇帝，古往今来如何竟有以处理政事为至乐，每天手批章折，动辄数千言，而毫不觉得厌倦的天子？

对于他来说，仅是每天看完奏折，便成苦刑，特别是那些军报。江南未平，山东又起，域内未弭，夷人又至。祖父以前，只有边陲的鳞甲之患，父亲手里，也不过英夷为了鸦片逞凶，象这几年内忧外患，纷至迭起，不独东南半壁糜烂，甚至夷人内犯，进迫京师，不得不到热河来避难，这是前人所未曾遭遇过的艰难处境，他相信换了任何一位皇帝，都会象他一样，怕看那些奏报军情的章折。

唯有这样自我譬解，他才能支持得下去，也唯有这样自己为自己找理由，他才能有寻一些乐趣的心情，领略到一些天子之贵！

喘息渐渐平定了，他慢慢抬起身子，早有准备的小太监，敏捷有序地上前伺候，首先是一块软白的热手巾递到他手里，然后进参汤和燕窝，最后是皇帝面前最得宠的小太监如意，捧进一个朱漆嵌螺甸的大果盒，跪在御座旁边，盒盖揭开，里面是金丝枣、木樨藕、穰荔枝、杏波梨、香瓜，五样蜜饯水果。皇帝用金叉子叉起一片梨，放在嘴里，靠在御座上慢慢嚼着，觉得舒服得多了。

“传懿贵妃来批本！”

“喏！”管宫内传宣的小太监金环跪一跪，领旨走了。

“慢着！”等金环站定，皇帝又吩咐：“传丽妃，东暖阁伺候。”

等金环传旨回到御书房，皇帝已回烟波致爽殿东暖阁。接着懿贵妃到了御书房，一个人悄悄地为皇帝批答奏折。

她不能坐御座，侧面有张专为她所设的小书桌。从御书案上将皇帝看过的奏折都移了过来，先理一理。把那些“请圣安”的黄折子挑出来放在一边，数一数奏事的白折子，一共是三十二件，然后再清理一遍，把没有做下记号，须发交军机大臣拟议的再挑了出来，那就只剩下十七件了。

批十七件奏折，在懿贵妃要不了半个时辰，因为那实在算不了一件什么事！

多少年来累积的经验使然，皇帝批答本章，通常只不过在几句习用语中挑一句，诸如“览”、“知道了”、“该部知道”、“该部议奏”、“依议”之类。而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，皇帝也不必亲自动笔，只在奏折上做个记号就行了。

记号用手指甲做。贡宣纸的白折子，质地松软，掐痕不但清晰，而且不易消灭。批本的人看掐痕的多寡、横直、长短，

便知道皇帝的意思，用朱笔写出那个掐痕所代表的一句话，就算完成了批答。这在“敬事房”的太监，是无不可以胜任的。

喜欢揽权的懿贵妃，因为常侍候皇帝处理政务的缘故，把这个能够与闻机密的工作，拿到了手里。皇帝的亲信近臣，协办大学士，署领侍卫内大臣，内务府大臣并执掌印钥的肃顺，因此一再秘密进言，说懿贵妃揽权，喜欢干预政事，其实，她是在学习政事。对于大清的皇位，没有谁比她看得再清楚的，也许一年半载，至多不出三年，她的今年才六岁的儿子——皇长子，也就是皇帝眼前唯一的儿子载淳，将会继承大统。她必须帮助儿子治理“天下”。

所以她不但依照掐痕，代为批答，更注意的是，皇帝看过，未作表示，而须先交军机大臣处理的奏折，往往在那里面的陈述，才是正在发展中的军国重务，她想了解内外局势，熟悉朝章制度，默识大臣言行，研究驭下之道，懂得训谕款式，这些都要从奏折中去细心体味。

有一道奏折，是恭亲王奕訢所上，皇帝未作任何记号，而应该是有明确指示的，恭亲王“奏请赴行在，敬问起居”，哥哥有病，弟弟想来探望，手足之情，天经地义，何以不作批答呢？

稍作思量，懿贵妃就已看出，这道内容简单的奏折中，另有文章。恭亲王来问起居，只是表面的理由，实际上是要亲自来看一看皇帝的病势，好为他自己作一个准备。也许，恭亲王还会苦谏回銮，果真谏劝生效，回到北京，有那么多王公大臣，勋戚耆旧在，总可以想出办法来制裁专擅跋扈的肃顺。

想到这里，她立刻知道了这道奏折发交军机处以后的结果。肃顺虽不是军机大臣，但在热河的军机大臣中，怡亲王载垣，肃顺的胞兄郑亲王端华，倚肃顺为灵魂。穆荫、匡源、杜翰都仰他的鼻息，资格最浅的“打帘子军机”焦祐瀛，由军机章京超擢为军机大臣，更是肃顺的提拔，这样，他们还不是都照肃

顺的意思，驳了恭亲王的折子？

“哼！肃老六，你别得意！”懿贵妃这样轻轻地自语着，把恭亲王的奏折拿在手里去见皇帝。

在东暖阁的丽妃，听得太监的奏报，特意避了开去。皇帝却依旧躺在炕床上，等懿贵妃跪安起来，随即问道：“你手里拿着谁的折子？”

“六爷的。”宫内家人称呼，皇帝行四，恭亲王行六，所以妃嫔都称恭亲王为“六爷”。

皇帝不作声，脸色慢慢地阴沉下来，但潮热未退，双颊依然是玫瑰般鲜艳的红色，相形之下，越显病态。

这样阴沉的脸色，在此两三年中，懿贵妃看得太多了。起先是不安和不快，历久无事，不安的感觉消失了。而现在，甚至不快都已感觉不到，该说的话还是要说，不管他是如何的脸色！

“皇上！这一道折子，何必发下去呢？”

皇帝开口了：“我有我的道理。”他本来想用峭冷的声音，表示给她一个钉子碰，但以中气不足，声音低微而软弱，反倒象是在求取谅解。

于是懿贵妃越发咄咄逼人：“我知道皇上有道理。可是皇上有话，该亲笔朱批。皇上别忘了，六爷是皇上的同胞手足。而且……”她略一沉吟，终于把下面的话说了出来：“他跟五爷、七爷他们，情分又不同。”

皇帝有五个异母的弟弟，行五的奕谅，出嗣为他三叔的儿子，袭了惇亲王的爵，行七的醇郡王奕谏，与皇帝以兄弟而为联襟，他的福晋，就是懿贵妃的胞妹，行八的奕诒和行九的奕惠，亦都是在皇帝手里才受封的钟郡王和孚郡王。唯有奕訢的情形特殊，当皇帝继承大位的同时，他便由先帝朱笔亲封为恭亲王，而情分格外不同的是，皇帝十岁丧母，由恭亲王的生母

抚育成人，所以六弟兄之中，只有他们俩如同一母所生。

但是，因爱几乎成仇，也正因为此。这是皇帝的心病，懿贵妃偏偏要来揭穿，话说得在理上，皇帝心内懊恼，却是无可奈何，只得退让一步：“那，你先搁着！”

“是！”懿贵妃说：“这道折子我另外留下，等皇上亲笔来批。”

“嗯。你跪安吧！”

“跪安”是皇帝叫人退下的一种比较宛转的说法，然而真正的涵义，因人因地而异，召见臣工，用这样的说法是表示优遇，而在重帷便殿之中，如此吩咐妃嫔，那就多少意味着讨厌她在跟前，因此懿贵妃心里很不舒服。

跪安是跪了，也正巧，跪下去就看见炕床下掉了一块粉红手绢在那里，顺手捡起来一抖，粉香扑鼻，上面黑丝线绣的五福捧寿的花样。这一看，懿贵妃陡觉酸味直冲脑门，脸色就很难看了。

忍了又忍，咽不下这口气，她站定了喊道：“如意！”

这一喊惊动了皇帝，转脸看到她手里拿着块手绢，认得是丽妃的东西。怎么到了她手里？倒要看看她跟如意说些什么？

“传话给小安子，让他去问一问，皇后可是在歇午觉？如果醒了就奏报，说我要见皇后。”

懿贵妃朗朗地嘱咐完了，扬着手绢儿，踩着“花盆底儿”，一摇三摆地离了东暖阁。

皇帝非常生气，立刻回到书房，召见肃顺。

原怀着一腔怒火，打算着把懿贵妃连降三级，去当她入官时初封的“贵人”，但见了肃顺，皇帝却又改了主意。懿贵妃与肃顺是死对头，皇帝难胜烦剧，但求无事，不敢去惹是非。

肃顺却已从太监口中，得知端倪，此时见皇帝欲语不语，满面忧烦，便即趋至御座旁边，悄悄问道：“想来又是懿贵妃在皇座面前无礼？”

皇帝叹口气，点点头。

“那么，皇上是什么意思，吩咐下来，奴才好照办。”

“我不知道怎么办？”皇上万般无奈地说：“第一，她总算于宗社有功；第二，逃难到此，宫里若有什么举动，那些个‘都老爷’，可又抓住好题目了，左一个折子，右一个折子，烦死了！”

所谓“于宗社有功”，当然是指后宫唯有懿贵妃诞育了皇子，肃顺心想，不提起来还罢了，提起来正好以此进言。

于是，他先向外望了一下，看清了小太监都在远远的廊下，才趴在地下，免冠碰了个头，以极其虔诚忠爱的姿态说道：“奴才有句话，斗胆要启奏皇上。这句话出于奴才之口，只怕要有杀身之祸，求皇上天恩，与奴才作主。”

肃顺是皇帝言听计从的亲昵近臣，早已脱略了君臣的礼节，这时看他如此诚惶诚恐，大为诧异，而且也稍有滑稽之感，使用惯常所用的排行称呼说道：“肃六！有话起来说。”

肃顺倒真的是有些惶恐，叩头起来，额上竟已见汗，他也忘其所以地，就把御赐宝石顶的大帽子，往御案上一放，躬身凑过去与皇帝耳语。

“懿贵妃恃子而骄，居心叵测，皇后忠厚，丽妃更不是她的对手。皇上要为皇后跟丽妃打算打算才好。”

皇后为皇帝所敬，丽妃为皇帝所爱，提到这两个人，皇帝不能不关切，但是：“你说如何打算？而且有我在，她又敢如何？”

“不是说眼前，是说皇上万年以后——这还早得很哪！不过，阿哥今年六岁还不要紧，等阿哥大了，懂事了，那时候皇上再想下个决断，可就不容易办到了！”

他的话说得相当率直，皇帝也不免悚然惊心，对于自己的病，最清楚的还是莫过于自己，一旦倒了下来，母以子贵，那就尽是懿贵妃的天下了。吕氏明空，史迹昭然，大清宗社，不能平白送给叶赫那拉氏，若有那一天，何以上对列祖列宗在天

之灵？

皇帝动心了！太阳穴上苍白的皮肤下，隐隐有青筋在跳动，双手紧握着御座的靠手，痛苦而又吃力地在考虑这个严重的后患。

而他的衰弱的身体，无法肩负这样一个重大的难题，想不多久，便觉得头昏胸痛，无法再细作盘算。这原非一时片刻所能决定的大事，暂且不想它吧！

“让我好好儿想一想。”皇帝又郑重告诫：“你可千万别露出一点儿什么来！”

“奴才没有长两个脑袋，怎么敢？”

到了晚上，皇帝觉得精神爽快了些，记起恭亲王那道折子，想好好作个批答。于是又到了书房，由丽妃在灯下伺候笔墨。

把恭亲王的折子重新看了一遍，想起儿时光景，皇帝触动了手足之情。

于是二十年来的往事，刹那间都奔赴心头，最难忘怀的是，每天四更时分，起身上学，奕訢爱玩贪睡，保母一遍遍地唤不醒，只要说一句：“四阿哥可要走了！”立刻就会把双眼睁得老大，慌慌张张地喊着：“四哥等我！四哥等我！”

于是纱灯数点，内监导引，由皇子所住的乾清宫东五所，入长康左门，穿越永巷，进日精门到乾清门东面的上书房。虽然各有授汉文的师傅，教满洲话的“谕达”，但只要一离了书案，两个人必定凑在一起，不管到那里都是形影不离的。

皇帝记得自己十四岁那年，正式开始习骑射，就在东六宫西面的东一长街试马。十三岁的奕訢，第一次被抱上鞍子，吓得大叫，可是没有几天工夫，就已控御自如，骑得比谁都好。从那时候起始，奕訢才具展露，一步一步地赶上来了！

“唉！”皇帝轻喟着，浮起一种莫名的惆怅，喃喃念道：“青灯有味，儿时不再！”一面自语，一面取支玉管朱笔，信手乱涂

着。

丽妃从皇帝肩头望去，只见画的是两个人，一个持枪，一个用刀，正在厮杀，便即问道：“皇上画的是谁啊？”

“一个是我，一个是老六。”

丽妃一颗心猛然往下一沉，手脚都有些发冷，皇上与六爷兄弟不和，她是知道的，但何至于如仇人般刀枪相见，要拚个死活呢？

“这话有十四、五年了！”皇帝画着又说：“是老六玩儿出来的花样，让内务府给打了一把好刀，一支好枪，我跟他两个人琢磨出来好些个新招式。有一天让老爷子瞧见了，高兴得很，给刀枪都赐了名字，刀叫‘宝镗宣威’。”

丽妃舒了口气，无端惊疑，自觉好笑，“枪呢？叫什么名字？”她又问。

“枪叫‘棣华协力’。”皇帝转脸来问：“你可懂得这四个字？”

丽妃娇媚地笑着，“我那儿懂呀？正等着皇上讲给我听呢！”

“这就是说弟兄要同心协力，上阵打仗，才可保必胜。”

“本来就应该这样儿嘛！”

“连你都知道，”皇帝冷笑一声，“哼！老六偏偏就不知道！去年八月初，我叫他出面议和，无非担个名儿，好把局势缓一缓，腾出工夫来调兵遣将，谁知道他只听他老丈人桂良的话，真的跟洋人打上了交道了！我真不懂他其心何居？”

静静听着的丽妃，笑容渐敛，不敢赞一词。因为皇后一再告诫过她，皇帝说到什么有关系的话，只准听，不准说，更不可胡乱附和或者出什么主意，这是祖宗的家法。柔弱的丽妃，就是没有皇后的提示，她也是不敢违犯的。

发了一顿牢骚的皇帝，心里觉得痛快了些，站起身来，踱了数步，重新回到御座，对着恭王的奏折，拈毫构思。

他已打定了主意，决计不要恭亲王到行在来。但是，他不愿意批几个字就了事，心想着该好好写一段冠冕堂皇，情文并茂的话，一则好堵住朝野悠悠之口，再则也让“老六”领略领略他的文采，他自知此刻能胜过他这个弟弟的，怕就只有这一点了！

“这是刚沏的。”丽妃把用一只康熙五彩盖碗盛着的新茶，捧到御前，“昨几个湖南进的君山茶。皇上尝尝！”

“嗯。”皇帝自己用碗盖，慢慢把浮着的茶叶，滤到一边，望着淡淡的茶氛出了一会神，忽然转脸喊了声：“莲莲！”

“莲莲”是丽妃的小名。她刚走向门前，要传小太监去预备点心，听得皇帝呼唤，赶紧答应一声：“莲莲在！”

“你说，”皇帝等她走到御书案前，指着奏折这样问她：“老六要到热河来看我的病，我应该怎么跟他说？”

“这……，”丽妃陪笑道：“该皇上自己拿主意。我不敢说。”

皇帝知道宫中曾经减伤妃嫔，不得与闻政务，所以点点头说：“不要紧，是我问你的，你说好了。皇后知道了也不会责备你。”

这一说，丽妃不能不遵旨。她想了一会答道：“皇上看待六爷，原跟亲兄弟一个样，只怕六爷来了，谈起从前，不免伤心，那就对圣体大不相宜了。如果六爷体谅皇上的心，还是在京城里好好办事，替皇上分忧，不来的好。反正秋凉总得回銮，也不过一转眼的工夫！”

一番婉转陈奏，赢得龙颜大悦，连连轻击书案，学着三国戏中刘备的科白笑道：“嗯，嗯，正合孤意！”

看见皇帝得意忘形的神情，丽妃抽出袖中那方五福捧寿花样的粉红色手绢，握在嘴上，轻声笑了。

于是皇帝欣然抽毫，略一沉吟，用他那笔在《麻姑仙坛记》上下过功夫的颜字，在恭亲王的折子后面，振笔疾书：